



跨文化沟通个案研究丛书

乐黛云 主编

傳雷

那远逝的靈魂

83. Quelque est un adj. indéfini de nombre
comme tous les adj. il s'accorde avec le nom
Quelque devient adverbe de quantité
invariable s'il ne se rapporte qu'à un nom.

quelques imprévoyants se brossent adverbe à la gorge.
(Certains imprévoyants)
quelques grands que soient leurs succès
(que leurs succès soient) adverbe si grands
si, adverbe, invariable. quelque, adj. grands

Ils ne rendront pas que l'imparfaitement
quelque, adverbe quantité, adj. grands

quelques grandes louanges qu'on leur donne
ses louanges plus ou moins nombreuses.

quelques grandes que soient les louanges
adj.

Il a quelque soixante ans.
(Environ, à peu près)

Quel: adj. indéfini rapporte souvent à un nom
placé après le verbe. Quelque ou à un verbe la
toujours invariables

Quel être êtes-vous? - Quels sont vos livres?
Quel mauvais temps! Quelle est la nuit que!
(on l'appelle parfois adj. interrogatif, ou exclamatif
selon le sens)

Quel est, quelques adj. indéfini quelques
quelques adj. indéfini quelques
(travail très mauvais)

谢天振
李小均

著

天津出版社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傅雷

那远逝的雷火 灵魂

谢天振 李小均 著



北京出版社
出版集团



文津出版社

选题策划：徐 迅 龙 杰

责任编辑：李君伟

责任印制：李文宗

封面设计：张守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傅雷 那远逝的雷火灵魂 / 谢天振, 李小均著. —北京:
文津出版社, 2004

(跨文化沟通个案研究丛书 / 乐黛云主编)

ISBN 7-80554-449-2

I. 傅… II. 谢… III. 傅雷(1908~1966)—人物研究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02762 号

· 跨文化沟通个案研究丛书 ·

傅雷 那远逝的雷火灵魂

FU LEI NA YUANSI DE LEIHUOLINGHUN

乐黛云 主编 谢天振 李小均 著

*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出版
文 津 出 版 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100011

网 址: www.bph.com.cn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北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880×1230 32 开本 8.25 印张 240 千字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 000

ISBN 7-80554-449-2

K·63 定价:18.00 元

总 序

乐黛云

21 世纪，世界文化正面临一个新的转折。为反对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原教旨主义，必须大力推进多极制衡和文化的多元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文化必然成为世界新文化建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要对传统文化进行现代诠释，以利于其现代发展并有益于世界进步；另一方面又亟须总结过去在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吸收西方文化的经验和教训，对百年现代文化进行总结，以便为建构未来的世界新文化作出贡献。这一总结的核心无疑是百年古今中西文化的冲突激荡及其酿成的发展趋势。

百年中国比较文学正是在这一历史使命的驱动下发展起来的。20 世纪的一百年，是中国学术文化史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并在中外学术的冲突和融通中曲折地走向成熟和繁荣的一百年。在这一百年中，比较文学先是作为学术研究的一种观念和方法，后是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在中国学术史上留下了深刻而独特的足迹。比较文学在 20 世纪中国的发生、发展和繁荣，首先是基于中国文学研究观念变革和方法更新的内在需要。这决定了 20 世纪中国比较文学的基本特点。学术史的研究表明，中国比较文学不是古已有之，也不是舶来之物，它是立足于本土文学发展的内在需要，在全球交往的语境下产生的崭新的、有中国特色的人文现象。

百年中外文学的关系和相互影响是中国比较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说：“从历史上看来，各国发展比较文学最先完成的工作之一，都是清理本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相互关

系，研究本国作家与外国作家的相互影响。”百年来，已有很多学者在这方面作出了显著的成绩，但过去这方面的研究多局限于西方文化对中国学者和作家的影响，少有研究这种影响如何在中国文化自身传承之中发生和发展，更少有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在外来文化的影响下得到新的诠释而促成自身的现代化。本丛书从这一现实状况和学术史的角度出发，对 20 世纪一百年来卓有成就的中国学术名家如何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西方文化，根据时代和社会的需要形成独特的中国现代文化，进行全面的总体探讨和深入研究；并在这一基础上探讨继承传统文化，吸收西方文化以及多元文化交汇共存的规律，目的在于阐明新文化在中国生成的独特路径，通过实例对延续百年的中西、古今之争作出正确结论并预示今后的发展方向，以便中国文化真正能作为先进文化，在世界文化多元格局中占据应有的地位，在推动世界文明进步中起到应有的作用。

古今文化承接和中西文化沟通是 20 世纪文化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但学术界至今较多关于这方面的一般理论探讨，较少有将中西会通和古今传承二者结合起来的、有分量的重点个案分析。本丛书从学术史的角度出发，对沟通中西文化、对中国文化发展卓有贡献的中国学术名家进行深入的个案研究，在古今中西文化交汇的坐标上，完整地阐述他们的生活、理想、事业、成就及其对中外学术发展的贡献。特别着重探讨 20 世纪一百年来他们如何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西方文化，形成完全不同于过去的 20 世纪中国现代文化景观。着重个案研究，意在通过主要人物的生活、理想、事业、成就，以及他们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对西方文化的吸收，突出他们对中外学术发展的独特贡献，阐明新文化在中国生成的独特路径，力图通过实例对延续百年的中西、古今之争作出正确结论并预示其今后的发展方向。

本丛书的作者都是国内跨文化研究和现代文学方面著述颇丰的一流专家学者，具备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研究功力，是继 20 世纪

初沟通中西文化的钱钟书、季羨林等大家之后涌现出来的新一代领军人物。基本上做到了名家写名人，研究有深度，叙述到位，资料翔实，视角独特。

总之，本丛书进行的这种研究不仅对中国极为重要，对世界多元文化的对话和沟通也具有突出的方法论和认识论意义。本书志在这方面填补学术界的空白。



总
序

前 言

关于傅雷的专门著述，影响较大的有两种：一是金梅先生的《傅雷传》，一是苏立群先生的《傅雷别传》。对于本书这样姗姗来“迟”的著作，要想完全摆脱它们所带来的“影响的焦虑”，殊非易事；尤其是关于业已定论的材料方面，没有这两本开拓性的著述，本书的形成即便有可能，相信也将会非常艰难。所以，首先在此对金梅先生和苏立群先生的“奠基”工作表示衷心感谢，实属情理之事。

但是，笔者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曾经受到过“影响”，并非旨在表明本书就是对前人之作拙劣的复述或巧妙的改写——要么不幸地在它们的阴影之中苟且偷生，要么幸运地成为它们廉价的替代品。

金梅先生的《傅雷传》和苏立群先生的《傅雷别传》尽管写的是同一个傅雷，但是，书名中一个“别”字之差还是显示出了它们之间应有的区别：前者写得朴实厚道，力求资料的准确；后者文笔秀丽，描绘了傅雷先生多彩的一生。换言之，《傅雷传》重史实，而《傅雷别传》求艺术，二者各有千秋，相得益彰。然而，虽然两书在写作风格和落笔的重点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但是如果从写作切入的角度而言，不难发现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二者都是严格地遵循着传记写作的路径，以时间为纲，对傅雷的生平事迹加以剪辑，力图再现傅雷的人生。

传记写作的路径所带来的好处自然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能够做到纲举目张，从一个“后视”的角度鸟瞰传主波澜壮阔的一

生。但是，传记写作路径的局限性也是相当明显的，由于把丰富的事件压缩在一个单线性的叙述框架里面，相对而言容易忽略众多虽然细小但意义重大的问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传主的精神风貌扁平化，难以洞察其复杂的本来面貌。因此，本书力图另辟蹊径，在写作路径上改弦易辙，既保留传记写作鸟瞰全局的优势，又能克服其易导致人物扁平化的劣势。

最明显地体现笔者这一写作策略的转向就是放弃历时性的线形叙事，代之以立体交叉叙事，把傅雷一生切割成三个相对独立而又密切相关的空间——人生、思想和事功——加以透视，借此希望能从多个层面、多个视角更好地管窥傅雷复杂的精神面目。除此之外，本书与《傅雷传》和《傅雷别传》另一重大的区别在于，后两本书都是把傅雷放在一个单一的中国语境下加以叙述，而本书通过引入现代性的视角，把傅雷放在古今中西文化交汇的宏大坐标上，考察傅雷作为一个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内忧外患夹击下的心路历程。

全书共分六章。在第一章里，笔者以浮光掠影之笔法，力求简明地再现傅雷富于传奇色彩的一生：苦难的童年、欧游的身影、在美专的教学生涯、抗战中孤岛上海的蛰伏、解放前后的去留彷徨、政治风云中的喜与悲以及凄凉的桑榆晚景。第二章集中探讨傅雷的思想。傅雷的思想面貌极其复杂，既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又受到西方文化的濡染。可以说，他是儒家的门徒，他是道家的传人，他是宗教的敌人，他是希腊文明的皈依者，他是科学理性精神的追随者。但是，他首先是一个独立的自由知识分子。第三章集中探讨作为翻译家的傅雷。本章的重点不是去考察其翻译过程中的得失，不是去证明其翻译技巧的高超和翻译成就的伟大，而是集中追问如下问题：他如何走向漫长艰辛的翻译之途？在这个选择的背后是什么信念在支撑？他选择怎样的作品进行翻译？在不同时期所做出的翻译选择背后的动机是什么？在翻译的过程，他的翻译美学如何得到贯彻和体现？第四章从文

学的角度讨论傅雷的身份。傅雷是个非常优秀的散文家，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是，他还是一个优秀的杂文家却鲜为人知，除此之外，他还涉猎过诗词和小说。在不同的生活阶段，傅雷选择了不同的文体来表达他自己对生活的真实感受。尤其是他在杂文创作方面的成就，至今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和注意。事实上，傅雷不但创作才华横溢，他还是个优秀的文艺评论家。第五章探讨傅雷在艺术批评领域里的贡献。傅雷的一生，可能最让他自己认同的角色，不仅是翻译家，而且是美术批评家。虽然，他作为翻译家的光辉和影响远远超过了或者说遮蔽了他作为美术批评家的形象，但从理论建构的深度与广度而言，他一生中最富有建设性的成就，我们认为还在于美术批评。他在美术批评的理论领域，用力精深，许多成就至今还无人能够超越，其作《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其文《观画答客问》，可以说是美术批评领域里的压轴之作。最后一章谈论作为音乐批评家的傅雷。傅雷一生写下了大量谈音乐的文字，《与傅聪谈音乐》、《傅聪的成长》、《独一无二的艺术家莫扎特》、《贝多芬的作品及其精神》、《萧邦的少年时代》和《萧邦的壮年时代》等优美的篇章，鼓励着一代又一代热爱音乐艺术的朋友跨进音乐的神圣殿堂。在中西音乐的理论梳理方面，傅雷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和杰出的贡献。

十余年前，陈思和教授在为金梅先生的《傅雷传》所作的序中写道：“傅雷不仅以译作传世，他的魅力还来自于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传统精神：胸存忧患，认真入世，做人治学，一丝不苟，为人是刚直不阿，没有丝毫的媚颜俗骨，治学上更是多艺兼通，以求博大精深。尽管他自青年时代起就接受西方文化的熏陶，又是长期研究西方文学艺术史上的精品，理当是十分‘西化’的知识分子，但是他那沉郁的个性，那纯美的趣味以至为人处世等方面，都自然流露出中国知识分子固有的阳刚、纯朴、博大等传统特性，尤其是他生命最后时刻的悲壮一死，自我完善了当代知识分子可望而不可及的人格境界。所以今天的人们说起傅

雷这个名字，其含义早已超过了他的翻译作品的价值，而是作为20世纪中西文化撞击中的一种知识分子的理想人格。”^①

弹指一挥间，傅雷离开我们已经四十余年了。其人虽已逝，而其精神却长存。这精神也许就是陈思和先生所言的“知识分子的理想人格”，易言之，就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所以，我认为，陈寅恪论王国维的这几句话拿来形容傅雷也不为过：“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②

① 陈思和：《傅雷传·序》，3页，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3。

② 引自《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见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在生死之间	(1)
一、孤单幼年	(1)
二、欧游身影	(6)
三、美专日子	(12)
四、烽火岁月	(18)
五、新旧之间	(23)
六、政治风云	(27)
七、悲凉晚景	(31)
第二章 思想的魅力	(36)
一、儒家忠实的门徒	(36)
二、道家艺术的传人	(52)
三、希腊文明的皈依者	(59)
四、理性精神的追随者	(65)
五、自由独立的知识分子	(78)
第三章 翻译的政治	(86)
一、翻译缘起	(86)
二、前期翻译	(92)
三、后期翻译	(105)
四、翻译美学	(117)

第四章 文学风景线	(129)
一、文学创作	(129)
二、文学评论	(156)
第五章 傅雷论美术	(171)
一、西方名作二十讲	(171)
二、中国画论之检讨	(192)
第六章 傅雷论音乐	(210)
一、盘点中国音乐	(210)
二、别求新声于异邦	(227)
参考书目	(245)
傅雷年表 (1908—1966)	(247)

第一章 在生死之间

傅雷的一生，漂流于中西之间，徘徊于书房内外，时而高歌猛进，时而低吟踟蹰，颇富传奇色彩。本章以浮光掠影之笔法，力求简明地再现傅雷一生之中最主要的几个生活画面。

一、孤单幼年

1908年4月7日，傅雷出生于今上海郊县南汇一乡村。据说其出生之时，即大哭不止，且哭声震天。家族中有长者，粗通儒学，遂为其取名“怒安”，典出《孟子》：“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按照通俗的说法，大发雷霆谓之怒，故又取名“雷”。这就是傅雷名字的来历。

傅家原本是当地一大豪富之家，拥有田土四五百余亩，房三十多间。但从傅雷祖父那一辈起，家道开始中落。到其父手中，更是只有守成之份，而无兴旺之举。傅雷四岁时，其父为人所诬入狱，在牢中受了三个月皮肉之苦。突然降临的牢狱之灾，犹如晴天霹雳，傅母耗尽半壁家什，方才保释丈夫出狱。谁知经此折腾，丈夫不久即抛下妻儿，郁郁而终。在这段时间，傅母把整个身心都放在为夫翻案之上，因此无法照顾家务，致使傅雷两个弟弟一个妹妹相继夭折。这番家道巨变，对傅雷母亲的打击非常大，也对傅雷幼小的心灵影响至深。

傅雷的母亲的确堪称女中豪杰。眼看丈夫冤死，儿女夭折，家道中衰，面对连串的沉重打击和巨大的精神压力，她非但没有

垮下，相反，多舛的命运把她的意志锤炼得更加坚强，神经磨砺得更加坚韧。她不但要守住那份残存的家业，更要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唯一的骨血傅雷身上，她要把他培养成人，长大之后，光宗耀祖，一洗沉冤。

可以想像，一对孤儿寡母，在封建势力根深蒂固的乡村，要受到多少族人的白眼和欺凌。傅雷的母亲虽然识字不多，但似乎对《三字经》里“孟母三迁”的掌故还是颇为熟悉。为了给傅雷一个不受歧视的良好环境，她在丈夫死后不久，就大胆地携子从较为偏僻的乡下搬到比较开阔的集镇。这对傅雷今后的人生道路和事业上的成就，实属关键一步。而这个经济和文化相对而言比较开放的地方，既免除了族人的干扰，又为其将来的教育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和环境。

傅雷先跟家中的账房先生识字，之后，他进了私塾。在私塾读书期间，其母继续延聘家庭教师教他英语和算术。五四运动爆发后，其母受到新思潮的影响，让傅雷走出了刻板枯燥的私塾，进入当地小学二年级就读。入小学前，小小年纪的傅雷在私塾教育中就积累了相当可观的古文功底，尤其在文史方面博学多才，远非同龄人能比，加上又学了些英文，可以说，从小就有了中西文化比较的潜意识，为其日后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与沟通方面做出贡献起到了良好的启蒙作用。

傅雷天资聪颖，读书也刻苦用功。但是孩子都有贪玩的天性，所以不免有疏懒之时。这时候，母亲对他的管教非常严厉，甚至到了冷酷无情的地步。有一次，母亲从私塾先生那里获悉傅雷经常逃学到乡间玩耍。那天晚上，她就趁傅雷熟睡之际，把他手脚全都捆绑起来。傅雷从梦中惊醒，首先就看见了母亲那双疯狂的眼睛，布满了血丝，流露着杀机。他吓得大叫起来，他知道母亲想干什么，于是开始哀求她饶他这一回。但是傅雷绝望了，从那双恐怖的眼睛里他看不到一点平日里的温和与慈爱，那是一对木然、呆滞的黑洞，从那里放出阴森的死亡之光，似乎随时要

将他吞噬一样。这次幸好是几个邻居把他解救出来。

经此之后，傅雷再也不敢逃学。不过，对于那些他毫不喜欢的八股文章，尽管他强打精神，可依旧难敌浓浓睡意。有次他在家念书的时候睡着了，梦中突然觉得一阵烧灼的剧痛，睁眼一看，原来母亲把蜡烛滴在他的肚子上。这样残忍的教育方式无疑是棍棒下面出孝子思路的延续，也是爱子心切、望子成龙心情的畸形体现，固然可以理解，毕竟这在一定意义上对傅雷的成长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样残忍的教育方式扭曲了傅雷幼小的心灵，使他自幼便认识到人生的残暴，体验到精神的孤独，从而对他后天暴躁性格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因素，并对他身为人父之后的教子方式烙下了深刻的印记。

精神的孤独可以说伴随着傅雷的整个幼年：从小无兄妹的陪伴，只有在母亲的监视之下，战战兢兢地度日。童年的欢欣被剥夺，童年的友谊没有耕耘，这种在孤独的环境中长大起来的人，难免有些孤僻甚至乖张。这在他早年的短篇小说《她们》中有所再现。在对童年时代的描写中，情绪的变化痕迹十分明显：月光下听到邻家小姐妹婉转曼妙的歌声，不由得升起一种陶然、沉醉的情态和浮想联翩的思绪；随着月亮的隐去和歌声的消逝，又立即变成一种孤独寂寞之感。其中回响的情绪与宋代苏轼的一首名词《蝶恋花·春景》有异曲同工之处：“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

这种“多情却被无情恼”的寂寞情绪也回荡在傅雷早年的另一篇小说《回忆的一幕》之中：邻家来了个小客人，正在庭院中晾晒衣服，他一时好奇心起，躲在门边偷偷地望了她一眼，不料立即就感受到一双“强烈的、尖锐的目光的射击”，吓得他赶紧低下头，摇动着笔，“可微弱的心房，早已跳动起来”，再也按捺不住。事实上，傅雷天性中原本就有向往欢愉快乐生活的情态，

只是被险恶的环境所压制了。后来他用小说去描写自己经历过的一段情绪的转换，既是对欢娱热烈生活的期盼，也是对遏制这种生活情态的一种潜意识的抗议。

1920年，年仅十二岁的傅雷来到了上海，考入南洋中学附小四年级。离开了管教严厉的母亲，傅雷被压抑的贪玩天性在周围同伴的引诱下迅速地复苏。他在南洋附小仅仅呆了一年多时间，就被校方以天性顽劣、难以调教为由开除。1921年，他以同等学力考入上海徐汇公学。这是一家教会中学，校长是个意大利神甫，学校的规章制度非常严格，令人想起英国女孩简·爱上的那个教会学校。这样一所学校虽然与傅雷的天性不太和谐，但是傅雷在这里受到的最大影响就是接触到了法语。法语是这家教会学校的主课，每天上两节。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他打下了比较坚实的法语基础，对后来留学法国和从事法国文学的翻译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由于公开反对宗教信仰，反对念圣经，在1924年初中毕业的前夕，傅雷再次被就读的教会学校开除。之后，傅雷考入上海大同中学继续高中阶段的学习。自幼刚直不阿、善于独立思考的他，随着见闻的丰富，思想的成熟，越发展现出不安分的个性。受五四精神流风所及，傅雷的思想中更多地涂抹上了反帝反封的色彩。1925年，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发生后，目睹帝国主义者屠杀中国同胞，年轻刚烈的傅雷忍无可忍，义无反顾地走上街头示威游行，演讲呐喊，控诉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血腥暴行，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翌年春，在北伐军节节胜利的推动下，大同中学的学生开展了反对学阀的斗争，是为“大同风潮”，傅雷是这一斗争的带头人。当时，大同中学某校董散布流言，说傅雷是共党分子，扬言要将其捉拿法办。傅雷母亲闻讯之后，忧心如焚，立即匆忙赶往上海，把儿子带回乡下老家，以躲避风头。

1926年秋，“大同风潮”的风波业已平息，傅雷以同等学力考入上海持志大学。这年，他正好十八岁，到了成人的年龄。一

次次的转学和失学，如同流浪儿般的生活，辜负了母亲殷切的期望，傅雷决定再也不在学业上飘荡了，他应该为自己的将来好好地做些打算。他希望大学生涯能给他一个好的起点。然而，傅雷再次深感失望。学校内教学质量低下，教师多数误人子弟，学生大半鼠目寸光；而社会上更是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放眼身外，傅雷竟然找不到一处可以安放一张书桌的宁静地方！尤其是1927年“四·一二”事变之后，全国一片血雨腥风，恐怖气氛令山河为之而色变。在这种形势下，本已对学习环境感到极度失望的傅雷，对自己的前途更是忧心忡忡，惶惶不可终日。经过反复的权衡思量，他决定漂洋过海，赴法取经，以救国于水火，济民于倒悬。

赴法留学是傅雷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之后才做出的艰难决定。这也是他一生中最艰难、关键的抉择之一。虽然，他在孩提时代经受了无数的磨难，其中有些磨难直接来自她的母亲，可他永远是一个孝顺的孩子，他完全明白母亲的苦心。就像他后来赴法途中给母亲的信中表露的那样：“你为了我的倔强，为了我的使气，为了我的无赖，为了我的嬉戏，不知道流了多少的眼泪！尤其是最近几年，更常常为了一些小事争吵，有时竟闹得天翻地覆，不可开交；我只管因你束缚我而反抗，怒号，咆哮，我哪能真正理解到，母亲，你是为了爱我，你之于我，只有宽恕、原有和温存的爱抚。”^①

傅雷接着想到，他这一去经年，抛下孤苦的母亲远涉重洋，他如何能放得下心来。尤其是国家多故，世事维艰，母亲以患难之身，如何再经受得起意外的激荡。“我家风雨飘摇的危期，是由你，母亲啊，撑持过去了。”他写道，“然而环伺我们的敌人，又怎保得不乘此隙，再来袭击！”傅雷清楚，母亲含辛茹苦把他抚养成人，是期待他能还击敌人，为父伸冤。他是母亲全部的希望。如今，他已长大成人，理该担负起家庭的重担，保护母亲不

^① 傅雷：《傅雷文集·文学卷》，36页，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